

三國志集解

十二

三國志卷之六

十一

蜀書一

高似孫曰劉備父子在蜀四十餘年始終號漢豈可以蜀名哉其曰蜀者一時流俗之言耳壽乃黜正號而從流俗史之公法國之正統輒皆失之

黃震曰蜀地名非國名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也且國有稱號猶人有姓氏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亦未有改人國號而筆之史謂其偏據歟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未能中興歟元帝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居吳而謂之吳也（見黃氏日鈔卷四十八）章學誠曰黃東發謂三國稱漢爲蜀由曹操有心貶抑又坐罪陳壽謂命名不正是則然矣後世文士亦多從之則非有心爲貶抑也蓋緣三國起事漢獻帝尙在其後昭烈據有梁益勢不容兩漢並稱其中朝人士指西爲蜀取便分別初不爲貶抑地也貶抑則稱僞漢必不稱蜀也（見章氏遺書知非札記）劉咸炘曰章氏謂沿稱非貶抑是矣而謂因並稱之嫌則非昭烈卽位魏已篡矣何嫌于並邪魏稱受禪于漢自不容更有漢指西爲蜀亦非僅爲分別也吳人則通稱爲漢其證甚多不獨盟詞吳稱漢而魏獨不稱漢其爲有心明矣推承祚之意蓋以魏旣居正二方自不可以國號對之故以地稱一中國而鼎立分割本前此所未有無例可沿名書爲三國志而各自爲書者乃從其不相統屬之實而名爲吳蜀者則示其本一全中國也且晉旣承魏亦必不容有漢承祚依時人之意亦自不敢稱爲漢此固非有心貶抑然以魏爲正則明矣潘眉曰先主卽尊繼漢統不以蜀爲國號江表傳載吳主曰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尙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後爲帝遂稱爲漢故其盟文曰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戮力一心陳志改漢爲蜀於義未當也周壽昌曰承祚以稱漢易混故名蜀以分三國眉目而於各文中或稱漢或稱蜀漢以存其真並非改漢爲蜀卽

諸葛設科條亦自曰蜀科不稱漢科也名山存稿云黃龍元年盟書聯稱漢吳此吳稱漢也卍丘儉傳裴注文欽與郭淮書託命歸漢此魏稱漢也或曰蜀志較吳魏爲略然亦研練盡致謂壽以父故肆情者膚論也或國小才乏抑亦記注不立無所承借耶觀注楊戲諸公贊可明

三國志三十一

劉二牧傳第一

史通編次篇云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

是僞朝遂乃不遵恆例或曰旣因鼎足立志則此志宜首先主二牧置之妃子傳後如魏志之董袁可也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卽二牧猶不得以闡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又曰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遜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李清植曰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何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劉咸炘曰驅除者一代之所因所勝也凡斷代史書列所因所勝皆在列傳之首未有冠于帝王之前者若如何說則班書陳項當在高紀之前范書更始盆子當在光武之前乎李氏之說彌爲曲謬列于前以示當取借符讖而遂列于前本不成理盆子王郎皆光武所當取何不列于前若謂故取董扶之言以爲符命則當塗之讖袁術以已當之作曹氏書者亦可以袁術列于曹丕之前乎若夫吳志之劉繇士燮仍列權亮休皓之後與魏書董袁諸傳同而不與

此同轉似于蜀示偏方而于吳則同正朝者此自別有其故蓋季漢疆土全因二牧孫氏之于劉士曹氏之于袁陶則不然故二牧之列不與劉士同而示其偏方則尤顯何氏乃反以變例為天子之事而稱為旨在參錯迷謬之中果推此論則凡古史之褒者皆可依己意而說為貶卑者皆可依己意而說為尊人謂明文不然吾則曰此故為迷謬如是則世尚復有真是非邪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弼 集 解

劉焉字君郎

官本考證云一本作君朗趙一清曰後漢書作君郎錢儀吉曰華陽國志作君朗

江夏竟陵人也

郡國志荆

州江夏郡竟陵一統志竟陵故城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北

漢魯恭王之後裔

漢書景十三王傳孝景皇帝十四男程姬生魯共王餘初

立為淮陽王後徙王魯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

漢書魯恭王傳哀帝建平

三年復立閔為魯王王莽時絕諸侯王表云王莽篡位貶閔為公明年獻神書封列侯賜姓王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詔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據

此則魯恭王後裔西漢末已國絕逮建武時始得封侯至章帝元和中乃徙封竟陵
惟由何地徙封史文不載並非由魯徙封蓋魯地已於建武二年封光武兄子興為
魯王矣沈家本曰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安得有徙封
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為得其實又曰范史城陽恭王祉建武十一年薨十
三年封祉嫡子平為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後
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譌字歟
支庶家焉御覽

五百五十九引盛洪之荊州記曰鄭鄉即鄭城地也崗南有
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焉少仕州郡以宗

室拜中郎范書劉焉傳作郎中錢儀吉曰漢制宗室為佐吏例補四百石而中郎
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疑當作中郎也羅振玉曰御覽引亦作中郎

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
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章懷注恬字伯休盧奴

人

居陽城山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郡國志
豫州潁川郡陽城范書黨錮傳李膺傳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陳寔

傳寔避隱陽城山中（李膺陳寔俱潁川人）一統志陽城故城
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陽城山在登封縣東北俗名車嶺山
積學教授舉

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

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

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

范書劉焉傳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

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續百官志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劉昭曰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爾世祖中興監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惜煩漸得自重之路因茲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綱維撓毀而八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徼僞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永爲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質文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豎駮之君挾姦詐之臣共所創置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

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伐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焉內求

交趾牧

范書內作陰交州刺史互見吳志士燮傳郡國志交州蒼梧郡治廣信交趾郡治龍編南海郡治番禺劉昭注引漢官曰廣信刺史治又引王範交

廣春秋曰交州治羸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晉書地理志武帝元封中置交趾刺

史順帝永和九年（弼按永和止六年九字誤）交趾太守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敵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

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宋書州郡志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及分為廣州治

番禺交州還治龍編馬與龍曰交州刺史前漢治廣信中興後徙治龍編建安八年以前曰交趾不曰交州吳增僅曰交州漢本定為交趾刺史不稱州（郡國志作交

州乃校者不審）建安八年張津士燮表請始稱交州治廣信十五年徙治番禺一統志廣信故城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治番禺故城今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治龍編

故城今廣西太平府憑祥州南七百里鄒代鈞云今越南（法蘭西領土）河內道治 欲避世難 胡三省曰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 議

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

董扶與任安俱以學行齊聲事見後注又見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通鑑胡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晉書天文志解釋分野文繁不錄

焉聞扶言

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

范書郤作郟胡三省曰春秋晉大夫郤氏弼按此與魏文帝典論所云之郤儉別為一人

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華陽國志云刺史河南郟儉賦斂煩擾流言遠聞

儉郤正祖也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

華陽國志益作壹梁作涼此誤耿鄙事見馬超傳注引典略官本考

證曰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錢大昕曰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五年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此作張益蓋避晉宣帝諱改之紀又稱中平四年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不言被殺與此傳異漢時無梁州此稱梁者音之譌也錢儀吉曰先主穆皇后之兄吳壹華陽國志作懿潘眉曰書

中懿師昭炎字皆不諱不應獨改此名當是傳寫之誤

焉謀得施

元本陳本施作旋誤

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

牧

華陽國志云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為監軍使尋領益州牧章懷注云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封陽城侯

陽城見前

當收儉

治罪

潘眉曰此詔旨如此非實事也儉為馬相所殺郤正傳亦云為盜賊所殺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

范書賈琮傳琮字孟堅東

郡聊城人。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百姓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

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

胡三省曰：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舊典

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

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續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

節者重導

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

同時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有太僕黃琬為豫州牧，無劉表案。表傳云：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裴注為審也。

漢

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

放濫

官本濫作溢

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

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元本此節注文訛誤極多，故未列舉。

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續漢志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

治民比郡郡國志益州蜀郡屬國劉昭注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范書西南夷傳武帝天漢四年以沈黎郡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安帝延光四年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弼按據此則靈帝時已改爲漢嘉郡傳文應云扶求爲漢嘉郡守何以仍書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按郡國志漢嘉爲故青衣蜀郡西部本有兩都尉一雖改郡尙有一都尉也

及太倉令會巴

西趙躑棄官俱隨焉

續百官志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官本考證云會字疑衍錢大昕曰華陽國志無會字以太

倉下屬當從之巴西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

晉書陳壽傳壽撰益部耆舊傳十篇隋書經籍志雜傳類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舊唐志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

壽撰新唐志同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云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又卷十二序志云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章宗源隋志考證云漢中士女志曰有陳術字申伯作者耆舊傳愚按裴松之顏師古注史皆引陳壽益部耆舊傳（他書所引多不著名）無引陳術者沈家本日隋唐志卷數增多

未詳其分合之故隋志作長壽者衍長字也蜀志李譔傳時又有漢中陳述字申伯著益部者舊傳及志此書在陳壽之先裴氏既稱陳壽則所引非述書黃逢元曰漢書注蜀志注水經江水注史記歷書又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大宛傳索隱引存書鈔初學記御覽屢引

歐陽尙書

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又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

事聘士楊厚

楊厚見秦宓傳注引益部者舊傳范書楊厚傳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

統曰吾綈裘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厚少學究極圖讖遂至京統業年八十二卒于家策書弔祭鄉人諡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

宋本作弟子自遠而至范書方術傳董扶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

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

翊趙謙等舉扶

范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典兄子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

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

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

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

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

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潘眉曰致當作至言人莫能當所至而

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褻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何焯曰趙岐孟

子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惠棟曰謝承書云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采毫毛之善

是時涼州逆賊

潘眉曰范書作益州下云於綿竹合聚則在益州矣涼州誤

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

自號黃巾

郡國志益州廣漢郡縣竹一統志綿竹故城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縣自古爲由涪入成都必經之要道又爲涪江所經當在今羅江德陽

合聚疾疫之民

疾疫宋本作疫役謂疫於徭役怨毒者

一一日中得數千

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

官本考證云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弼按宋本亦作翕習

合萬餘人便

前破雒縣

郡國志益州廣漢郡雒州刺史治齊召南曰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此州字衍一統志雒廢縣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北

攻益州

殺儉

周壽昌曰前云當收儉治罪殆以遠道梗阻命令不通前云收儉者止是虛辭而儉仍在益州為刺史故為賊殺也沈家本日范云進攻雒縣殺郗儉東

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中平二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眾繇竹募疲役之民一二日得數千

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邠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聞故哀痛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歎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為獨死之

焉嘉之為圖象學宮誅馥等

又到蜀郡犍為

郡國志益州蜀郡治成都犍為郡治武陽有彭亡聚章懷注岑彭死處南中志曰縣南二十里

彭望山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一統志成都故城今四川成都府成都華陽二縣治武陽故城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東北華

陽國志漢太和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後遂為郡治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寔宇記武陽城相傳秦惠王時張儀所築

旬月之間破壞二

郡

趙一清曰水經注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所謂旬月之間破壞三郡者也

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

沈家本日范書

作眾至十餘萬人案馬相破壞三郡眾必不止萬數恐此文有譌奪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

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何焯云素字衍

在犍為東界

華陽國志作在犍為之青衣

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月

破走

宋本月作日華陽國志作破滅之

州界清淨

宋本淨作靜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

竹

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綿竹綿竹西漢都尉治也

撫納離叛

范書劉焉傳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

納離叛黃山曰龍字誤

務行寬惠

華陽國志作務行小惠下有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

胡三省曰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

少容見魏志方伎傳華佗傳注

引文帝典論云甘始老有少容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

為督義司馬

督義司馬見魏志張魯傳

住漢中

郡國志益州漢中郡治南鄭一統志南鄭故城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城東漢中南

鄭互見魏志武紀建安十六年及張魯傳

斷絕谷閣

潘眉曰谷閣謂斜谷及閣道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

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

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成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殺害漢

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張魯祖父陵造作道書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見魯傳

不得復通又

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

是書隋志不著錄新唐志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章宗源隋志考證曰蜀志劉焉傳注先主傳注楊洪傳注楊戲傳注並引益

州耆舊雜記初學記人部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二語稱益部雜記省耆舊二字沈家本日新唐志載是書雜傳二字誤倒楊戲傳末云益部耆舊雜記

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據此則雜記在陳壽之先故壽得採之疑卽陳術書也丁國鈞曰華陽國志言常寬續陳壽耆舊傳作梁益篇

新志有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亦卽此書吳士鑑說同弼按沈說是李權字伯豫丁吳說誤蓋承祚楊戲傳既引用此書決非常寬續作之梁益篇也

爲臨邛長

郡國志益州蜀郡臨邛一統志臨邛故城今四川邛州治華陽國志秦張儀與張若城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在蜀郡西南二百里元和志

銅官山在臨邛縣南二里鄧通所封後卓王孫買爲陶鑄之所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如臨邛卽此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

贊

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岐龍

華陽國志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

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城都邑下邑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姜宸英曰賈能破賊迎焉及焉作逆復攻焉固一時之傑惜其失勢

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

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

范書獻帝紀初平三年四月誅董卓六月李傕等殺司徒王允前將軍趙謙為

司徒趙典傳亦云謙代王允為司徒是謙為司徒董卓已前死矣此云董卓使司徒趙謙疑誤

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

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

范書具作重章懷注重輜重也

千餘乘

華陽國志作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

荆

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

河教授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胡三省曰表蓋言焉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為天子也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

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

聞字疑衍

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鑰械於郿

塢郿塢見

為陰獄以繫之

監本繫作擊誤周壽昌曰陰獄即魏志蔣濟傳所云之地獄言置獄於陰處使人不易探也